

# 思考的沉醉或风格的犹疑

□ 闫文盛



闫文盛,男,1978年生,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迄今发表文学作品300万字。散文集《失踪者的旅行》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另出版散文集《你往哪里去》、小说集《在危崖上》六部。2012年以来,创作有多卷本长篇散文《主观书》(六卷,70万字),现正陆续出版中。获2007—2009赵树理文学奖·新人奖首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诗歌月刊》特等奖、安徽文学奖·散文类主奖、黄河小说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曾为太原市青年学科带头人,现为山西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目前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

# 快乐的巴比塔

——闫文盛《主观书》蠡测

为了折腾“一部巨大的妄想之书”(《一种庞大的文本建构》),行将不惑方得其60万言,对于自负的闫文盛而言,犹是“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假如他这样的写作愿景总是处于“方生将生,隐约轻灵”之际,他异乎寻常的“自我”强化,或许如其所讲的那样:

“很难说,写作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醉吟之诗,写作仅仅是为了完成作者的告白。”(《一种庞大文本的建构》)

“窃以为,如果我们没有敢于尝试伟大的失败的野心,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者的告白》)

“知”、“行”合一,尤其可贵。随着他的60万言陆续付梓,“失败”与否,自有公论,至若他的“告白”说,当需贴着他“告白”下“文之悦”(罗兰·巴特语)意指氤氲之“阵势”(气象),给予具体化的分辨、呈供。

## 迂回与延宕

闫文盛承认:“这些年我们的语言赶不上我们思维的进步”(《耻于谈论》);“总之,我们的纤巧,浮泛和大量的自我繁殖都是让人吃惊的……我们为什么会保留我们平淡而沉闷的庸思?”(《飓风的,明灭的路灯》)为了展示他不羁的才思,他不被既成的文体惯例所囿,“耽于抒情、谈论、内视和主观”(《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嗷声》之《此篇摘自:下午的表情》),以期在“观察式写作”(《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嗷声》之《延伸:关于(……)写作的无材料性》)之外,完成他“一向在努力达成我有生以来的愿望:去写下我在异常彻底的冥想中所见闻的一切。”(《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嗷声》之《我们的不同相似》),其中最极端、也最具原创、示范性的写作途径,莫非见于他围绕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反复排布,欣欣自足,叱咤出一块天地,出乎意料。

先从他《循环理论》(《梵高》)说起。

——《循环理论》总是靠9个“关于……”引出的多样质疑,及两个“要不要”的反问,摆出其意指论辩性的架势的;临了,还发出吁请:“总之,您看着办哪,您哪!”然而,所谓的论辩,莫非恰恰契合了冥想的刹那,好似心灵的独语,也就是讲——将有关理解“创作”所郁结的某种“苦闷”一股脑地端了出来。不过,组织文本的意指痕迹(“表达”),即便就其一个词语——“总之”,也能隐约看出其痛快淋漓的一面,来得何其简明的原委:毋须绘摹,拆除成规,可谓之玉汝其成的关键。

——《梵高》一篇反其道而行之,给出了相应论说的限制语境、条件:先用3个段落“献疑”,自然是以“梵高”为兴体,引出人们对“艺术家”理解的诸多不是,接下来用8个段落的篇幅,正面立论给出解释;于是“刺痛”一词被反复标举着,每段至少1个,多至3个不等,多达15次,以求振聋发聩之效,这是典型的尼采“箴言体”的表达修辞,迂回排因,总会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似在流注,却被

辩驳的涵涌气流所挟裹;说理、抒情,相得益彰,愈深愈开,愈偏执、愤激;欲求其从容、雅致的意指践行(“思想”)纹理,显然不能绕开那15次有关“刺痛”意指缠绕述行的本身。

然而闫文盛还有更极端的言语实验,譬如《雪》(《空腹》《一名诗人》(《原始》(《理想的黄金》)等。前两篇均从一个“关键词”(意象)往复咏叹,不失疏朗;后三篇类似的述行“配置”却繁复了,并且不限于相应的字、词的标举,还引入了《循环理论》那样的短语、句子,靠多个“意象”拼图,制造变局,声浪喧嘩,自然了得。此外,无论字、词,还是短语、句子,各自的指示属性不致同一,“秘响旁通”,又当然氤氲着相应的芬芳。“温暖”之于《雪》于是会从“知觉”的变通语境里穷其无限,“请”之于《空腹》则该寻觅觅于被扩张的想象开裂的罅隙。《一名诗人》——笼统地说,是被“假设”的句式挟裹所致,可“如果是”,“如果有”与“如果”述行指向恰恰妙在毫厘间,混淆不得;因为或“是”或“有”之假设,判断下得决绝或温厚,近乎“选言判断”,透漏出主体迫于情势,欲要不忍微妙的意识闪动,“如果”云云,来得爽快,毕竟被假设的可能性之于主体而言,微乎其微,几乎属于“绝望”那般难以直言的痛苦绝妙的“命名”对待了。

但是,继此“假设”幽微而繁复涌迫,《一名诗人》自“如果”该词第37次(共计45次)“招摇过市”,表结果的谓项,突然多出了或联手成“对句”(计6次),或单独引领呈复查、排比之势的(计3次——“何妨”,及“何必”二词),意在收束,却生波瀾。直到结尾二句,由“知”与“不知”明显相悖的矛盾推断,方戛然而止。

再看《原始》。它的后半部分为“请”字句所辖制,接连出现了13次。中间部分,和上文运用“如果”繁复格式相仿,先后有“去看看”(计8次)与“去”(亦8次)引领的句式区别——但“去”与“看”分开后,很快还曾作为一个“独语句”孤零零地杵在那儿,讲究变化;而“看”呢,它也曾单独行事,化为单音动词,厕身于“请”字句首次闪亮登场之语境,使得由“去”而“请”之折使,吁求感情色彩、音调及述行“角度”(的浓淡、高下、“内视化”)接洽通妥,举重若轻,势若“草蛇灰线”,把呜呜咽咽的“主题”调式浑融其内,分明隐指主体行舍用藏、难于直言之潜隐秘的流向,关联着文本风神/筋骨相嵯峨的“肌理”。无独有偶,开头部分,大开大阖,从两次“原初,我本是”两次反复,到“我本是”、“原初”拆分出来且倒装逆接,迫使述行改变了“我”被审视的角度,复叠中自然带出另外层面的意指,随后再经“先天”,“先天”追溯、回顾,厚实“我”被审视的语境,然后再带出“我说”这样的戏剧化递增趋势,文本结构组装为此刻锱铢极清爽。不消说“去看看”、“请”之一气呵成的吁请,犹如在“我说”的框架中自然演漾,大“故事”套小“故事”,飞檐抛卷,四柱八面。所以合而观之,该述行

无非借“时间性”的延宕,嵌合出“空间性”的层化叠加,也就是讲,“原始”追问的主题性意向,毋宁与文本结构化形式交相征涉,为述行的话语赢来全新的格调、气象,湊泊自然,慨当以慷!

《理想的黄金》原则上虽与《原始》不相上下,却变朴厚为轻逸,有意冲淡“我说”那般明显可鉴的“戏剧化”独白格式,轻倩自如地就其自怨自艾似的诉说,含幽怨于简劲,从“我哪里见过黄金”、“我哪里懂得黄金”梅开二度般的低回盘旋,穿插3个“请”字句敞露纠结,把“报答平生未展眉”相似的怅怅趁势抖出;纵使释愤抒情,也是反面的指向,把主体观照自我虚实互苞的“否定性”神韵荡向幽渺。“我们哪里是为了黄金”为尾声;复数代替了单数,即是对其神思妙契的点睛。“郁都乎文哉!”闫文盛推陈出奇的苦心于斯为盛。“如此”,罗兰·巴特曾云:“主体也许恢复了,不是作为幻象,而是作为虚构。一特定的悦出自这般方式:将自身想象为独特之物,创造一个至为珍贵且具终极意味的虚构;同一的虚构。此虚构不复是个单体的幻象;相反,它是社会剧场,我们在里面搬演我们的复数:我们的悦是独特的,但不是个人的。”(见《文之悦》)转赠于闫文盛,一点也不为过。

## 经验与知识

上述篇章多样性重复的语句,我仅给出了其相应的“语用”方式的分析,至于各自确凿的“语义”维度,有鉴于因重复而带动的各类话语,意象缤纷,迎接不暇,句式相肖,意旨清浅,不似闫文盛其他场合下构造的“长句子”面貌奇古,基本上不曾光顾,亦请海涵。可是换个角度看,惟其热衷于抱团,挨挨挤挤,“总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们作为语言构件,岂不有损其“语言言说”天赋神圣的一面?闫文盛无意就神深圣,却与维特根斯坦“语言”与“世界”互涉的存在“边界”论暗通曲曲,以静制动,逆用维氏“家族相似”观点、方法,尊重“事实与价值”落向常态的“语用”原则,及其“语义”涵摄的规范,使之联动,哗变,高举义旗,舍我其谁,似“想象”的助产士、精算师,精致地造就了一次“感情”临盆、喷薄的宏大景致,其实却是煞有介事,接近能量耗竭殆尽的“热寂”效应。(通常欣赏的矛盾性修辞及反讽,很显然,无不循此而被“语言言说”,而达臻其被诱惑的“前语言”的“能指”潜伏之境。))但像这样张狂的“语言言说”,毋宁属于空洞的能指往返,因为代表“语言言说”同质化的句式,早已似划过天宇的流星,沦为话语的“断片”。所以对于闫文盛而言,他愈是声嘶力竭地叫器,愈是显出了那些“断片”状的话语被聚拢的实际功效。

据莫里斯·布朗肖的理解,尼采是掌握这种“断片”话语的第一人,它属于一种“间断的、不连续的”话语,矛盾属于“它的思想方法”,可它从不知矛盾为何物,它陌异于自身,在“质疑”的喃喃低语”里,“它通过一场将它带回自身的滑移,移到

了自身的外部”,又在其复多的陌异的自身承担着“语言的挑战——那种语言在一切已被说出的时候仍在言说”;所以它代表着一种“断裂”,“人”,同围绕“人”所形成的一切思想知识间的断裂,标示着“人”的消失(“上帝”死了),以及“人”为此肯定着自身的永恒回归(如“超人”,如狄奥尼索斯的感召),是在“差异”所追踪的存在不可避免分裂的裂痕处(界限)的无限“重复”。通过“差异”来思考,如果说是“断片”话语为“人”能够解放自身的奠基之处,那么,它又无非迫临于那种以连续特征的哲学话语(形而上学)内部,采用后者言说的方式不断地究诘着、颠覆着它的“权威”,是“差异”支配着本质的言说,迫使“时间”与“空间”相互脱节,错位,为生命主体洋溢的“力”从而宣告着认知主体的强大或衰颓(见《无尽的谈话》)。不消说,“如此”这样的“断片”话语,在巴塔耶的“内在经验”思考,福柯的“权力”理论那儿激起了深远的反响。闫文盛虽然其生已晚,但文学出道早,为其同龄人的佼佼者;他早熟的文艺气质,决定着他是出自诗意的张望,而非思辨的训诫醉酣于生命的忘川的。他所构想的《主观书》,并非取哲学、知识论的肯定性意涵,而是宣称着与那种宏大的话语相陌异的“内在经验”非知的神秘之域,毋庸置疑,但也极易被误解。

回到他缤纷的意象,那些反复举隅、示例的各式心愿,异样的物态、风光,被召集到一起时明显地缺失了来自“事实与价值”约定的关联性;各句承载的被接受的角度、立场夸夸其谈,不堪一击,也正是基于这股引朋呼类的、非同一般的“差异”的敞露,为主体焦灼的呼号,留下了返转自身的极大“空间”,亦即敞露的“当下”;这类“想象”狂潮最终的嬉戏,其实属于主体不被规训的激情遗留,属于无言之言的“象征域”,区分出语言与世界相交涉的“边界”;一方是喧哗,一方是沉默,从喧哗逼近沉默,实属无奈,可对绝对不能缄默,要知其不可为之;“重复”,所以被首肯着,经由意象的汰滤从而有所拥戴或割舍。然而,以汰滤的功夫取代“差异”及其思考,也会形成“重复”的同质化。闫文盛意欲从此“断片”异质式领会的言语属性撬动他醉酣的庞大文本,不是没有其安抚冲动的修辞化的“瓶颈”的。只是因为,汰滤属于修习,“思考”才是肯定“当下”所把握的生命主体(而非认知主体)“应该有命运的深刻的纹纹”(《伟大的诗人》)的最佳契机;或当务之急:闫文盛愈来愈意识到:“我向我的写作支付的成本太高了,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生活的寒噤》),写作与生活间的彼此纠缠如果形成了困扰,修习与思考必定有所偏弊。正如“断片”话语不可遏制地以非连续性的策略腾挪意指述行,但笔耕不辍恰恰由此所驱动,闫文盛的嗟呀“窃以为”不乏正视之必要。

## 迷狂的客体

于是,我注意到了闫文盛一组“寡人”云云的

## 印象

# 走过刀锋之路

□ 黄德海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记忆深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总是不停地陷入沉思之中,平日呆呆地看着远方,眼神苍茫而辽阔,偶尔,你会看到他们在桌前奋笔疾书,或者在宿舍熄灯之后打着手电写下点什么。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否觉得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跟他们不相关,他们只生活在自己出神时想象的那个世界里,而他们记下的,一定是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某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巧看到了他们写下的文字,果然带有天才的狂热和晦涩,不得不为自己的平静或肤浅感到羞愧,甚至还会偷偷试着写一些类似的文字不是吗?

时间是一把用世故磨快的飞镰,很快就已经把来自另外世界的一切收割干净。慢慢地,我们已经很少能在身边看到那些经常陷入沉思的人,他们早就从文字的王宫里金盆洗手。即便再遇到那个当年的天才,提到其时的情形,剩下的也似乎只是由当年的沉思促成的不当骄傲,失去了熠熠生辉的鲜活力量。尤其是当一个人拿出自己当时秘而不宣的一摞手稿,你再一次阅读的时候,那些由苍茫和辽阔赋予的特殊魅力消失了,几乎只剩下燃烧后没有任何能量的灰烬。是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幸成为兰波,那些年少时的狂热和晦涩经不起岁月的折磨,早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待在同样的地方。”无论怎样快的镰刀,或者怎样世俗的运算,都切割不尽,也除不掉所有的余数,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没有从光阴的筛眼里漏下来,从年少的轻狂跑到了成人的冷静,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换过了无数遍,现在的想法早就不是当时的想法,但最终,喜欢沉思的习惯没有改变,它仍然待在同样的地方。对,我要说的就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闫文盛的时候,就从他身上认出了那个当年陷入沉思生活的人,他尽自己的全力奔跑着来到了敞开的现在。

或许第一眼的说法并不对,我至今只见过闫文盛一面,此前也并未读过他的文字。或许正是对沉思之人的熟悉,我觉得这一面之缘让我认出了他,那紧张而有力的握手,仔细斟酌着措辞的谈话,盯着我准备听我看法的目光,对自己写作既雄心勃勃又无比迟疑的描述……都让我很快发现,这就是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那些不断陷入沉思的人。他们穿过了被日常填满的岁月,保留了当年眼睛里的远方,还向往着苍茫和辽阔,但狂热和晦涩都经过了生活的调教,未经省察的轻浮自信逐渐消失,代之以斟酌、迟疑,以及对外界或真或假的倾听姿态,以用来保持自己的专注和执著。

就是这专注和执著,引着闫文盛向更内在、更深处而去: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写出一部纯粹的、宁静的书。如今也还是那样。”此后五年,我便开始了向我的内在进一步开掘的漫漫无尽的书写。“生活所能够改变的部分,只是你无声的悸动。还有比无声更沉潜的事实,深藏于你内在的汪洋之中。”如此的专注和执著也带来某些特殊的见识——即便对很多人来说是普通的收获,我相信对闫文盛来说是真诚的自我认知,因而具备着特殊意义:“如果我们决定阅读一个作家,就必须接受他的灵魂良莠不齐(几乎毫无例外)的巨大事实。”写作只能成为一种自辩和自识,岂有他哉?“我所找到的写作路径,也开始形成显明的事实,它是否得法,也已开始适合于我。”

或许应该这样说,闫文盛已经阶段性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他的书写已经可以足够信任,在任何一个个决定书写的地方,他都不会让自己蒙混过关,起码会经过自己苛刻眼光的检验。或许也可以这么说,闫文盛的书写仍然处在随时可能失败的过程中,就像他对这些年一直在写的《主观书》的认识:“《主观书》与我2012年以来的生命共同体建构,它几乎完整地记录了我内在的生活历程。五年来,我无数次地抵制了自己对于这种以思维流水的形式进行巨型写作的质疑。”这个被抵制的间断质疑,正是任何一次写作理应成立,但更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由。不过,可以放心的是——我相信,即便闫文盛此后的写作会经历很多次失败,但绝不会败坏,那些淬火过的专注和执著,始终拒绝着任何意义的变质之物。

即便如此,有个声音仍然催促着我说出那几句绕口的话——过于专注于专注,本身就是未能专注的表现;太执著于执著,早就降低了执著所能抵达的深度。只有放弃对专注的专注,专注才真的可能;只有松动对执著的执著,执著才不是纠结。如果说可以说得更坚决一点,那就是,不妨试着放弃专注,忘掉执著,甚至试一试自己是否有败坏的可能。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曾引过一休的“入佛界易,进魔界难”,或许可以说明上面的意思:“归根到底,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是: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在内心深处,这或许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然而要进入‘魔界’就更加困难。意志薄弱的人是进不去的。”

当然,我们都不会忘记,以上的话仍然是一个特殊的思维实验,它不保证成功,也未必就接近失败,只是在对写作这一刀锋上舞者们的一个提醒,希望每一个愿意在锋利的狭窄地带行走的人,都有机会提高走过危险刀锋的概率,从而有可能真正意识到——“伟大的人恰恰诞生于凡众之中”,从来就不是终点,而只是写作的起点。

□ 刘阶耳

小品,类似体验,作为一种“可能的文体”,它的极端实验的价值无可厚非。但是,“自裁别体”,有原创性的文化忧患的施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即为明证;有审美感染的消费取向,“后现代”的转向,无疑使之刻奇化、拟象化了。闫文盛受益于尼采、卡夫卡、佩索阿、昌耀之处多多,对他翻转出的尼采式的“箴言体”毫无疑问,独独对他这番实验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不文不白、“拟白话”的话语被采用,只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象征资本”的炫示,溯源改宗的“文化资本”反而被总体拒斥了;“差异”被抹平,本该非连续性的磕磕巴巴的述行,被圆润的、甜腻的、似是“神秘的认知”所启示的那种迷狂捆缚了。所以,通体透亮的“拟白话”承载的,不过反过话语“代言”的修辞滥调上用,“载道”来评鹭,卑之无甚高论;依“言志”而玩味,徒具高调,尽管“拟白话”之于话语操练而言,不失一种作为,一种生活品味的展示,可对于囿于内心的幽暗的闫文盛而言,又未必不是“立言”愿景的反面。极端实验可能陷入的迷狂不能不以此为戒。因为“迷狂中所看到的幻象也同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客体”,乔治·巴塔耶如是说!因为——

“自我的激情,对自我的炽热的爱,在寻求一个客体。自我只有在我之外才能被解放。我能够明白,我创造了我的激情的客体,这个客体不是自主地存在的,然而它就在那里。我的幻灭感无疑会改变它。这不是上帝——因为这是我所创造的,但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不是虚无。”(见《内在经验》)

所以我认为,一个庞大的文本如果取消了前述所谓的“我说”被给定的“语境”,抑或以“假设”所推拒的巨大的“现实”被否定的判决的清醒,“当下”由于“差异”而显豁的刺目的“幻象”,庶几接近的是“现实”烦嚣的本身。闫文盛穿透“当下”的定力,的确还充满了变数。

## 絮聒的“当下”(代“结语”)

善于构造长句子乃闫文盛极端文本实验的鲜明标志,我无意于此辩护,恰恰表明我对它的倾慕。我从不在意他的长句子“晦涩”与否;“我得到一文。此文烦扰我。可称之为絮聒。”罗兰·巴特如是说,可他为了“絮聒”的,稍稍令人不安;毕竟“文的絮聒即是语言的泡沫而已,写作之纯粹需要的影响而形成。”毫无目的的吮吸,“一种尚未分化的口欲的激动,及产生口福之悦与语言之悦这两种口欲掺和了。”尤其是当它在全然不醉之际写成,它便是一种冷感之文,犹如一切要求皆是冷感的,直至欲望、神经症在要求中形成了为止。(见《文之悦》)